



圖片提供 | 洪茲盈 · 攝影 | 余邵

## 改編？其實是改革

撰文 | 洪茲盈

身為小說作者，我時常以為自己的小說十分具有畫面感，很值得被改編為影視作品。然而自己真正試過一次之後（2013年，我曾售出短篇小說〈末班夜車〉的改編授權，並嘗試自己擔任編劇進行改編），做為編劇的我，要告訴小說作者的真相是：大部分具有改編潛力的文學作品，並不只是故事很有畫面感而已。

這邊暫且先不探討資金、市場等等偏向製片方的考量，單以編劇的角度來做經驗分享。通常編劇接獲一個「文學作品改編劇本」的工作，表示該文本已經被製作方認可，才会有接下來的改編。由於文本已經提供很多書寫原物料：人物、場景、事件、議題，似乎只要改成劇本格式，就能夠進行拍攝，應該比基礎為零的原創劇本更容易成功，加上出版品若已累積足夠的銷量，在市場上更能借力使力，達到雙贏的效果。

存、相關的職業傷害、生活習慣、工作環境……，除此之外還有豐富的工人群像，完整呈現底層族群在當今社會的樣貌。文本提供了大量的原物料，而且看似每一個都能成為切入點，加上原著也提供了許多小故事，初讀時暗自竊喜，這麼多小故事難道還編不了一部影集嗎？會這麼想，當然是因為彼時尚未有影集編劇經驗的我，並不了解要長時間拉住觀眾的注意力，真正的關鍵並不在文本有多豐富。

以上都是豐滿的理想。

現實總是骨感又痛苦，編劇時常翻爛了整本書，還是找不到將文本元素重新組裝成為劇本的關鍵核心。最大的問題往往是：我們為什麼要用更多的成本，將文本化為影像？改編為戲劇最大的可看性究竟在哪？

職人劇近來很紅吧？我也擔任過某部職人劇的編劇。《做工的人》書中記錄了工地百態：工人族群在階級社會如何生



林立青 | 著 · 寶瓶文化 | 出版

精彩的文本其實是陷阱，它固然擁有多元的眾生相和各自的豐富描寫，但是戲劇卻必須要有一個極富張力的主角。

正因為作為文學作品的主角，不必要具備戲劇性，因此，大刀闊斧地改革主角的身分 / 設定，找到主角的動力 / 欠缺 / 渴望 / 需要 / 想要……會是我改編文本時第一個思考的重點。

當文本中的隱晦暗喻、暗潮流動被重新思考時，我們必須更具體地指出：主角想要什麼（金錢、感情、愛、找到凶手、復仇、找出真相……）與不想要什麼（被背叛、被冤枉、被拋棄、被處罰、被限制自由、被看不起……），角色需要經過怎樣的歷程才能得到？懸念的拿捏、以及最終他是否得到？

改編的另一個宿命是：無論角色如何精彩，都不能放掉文本的命題。

如果你曾看過《黑白大廚》，大概能夠理解，改編文本的命題好比是每個廚師要打開的冰箱食材。要如何使用這個必選材料、搭配什麼樣的烹調方式才能讓命題凸顯卻又不矯揉造作，全部都是編劇要考量的重點。

主角如何追尋目標？這段追尋的旅程會怎樣進行？在文本的框架下重新構思，才有可能取其精髓，長出全新的角色生命。

讀《做工的人》文本時，理解到它所要探討的是底層社會人努力賺錢的樣態，然而作為戲劇作品，我們必須透過喜劇類型，將工人們對金錢的渴望轉化成「發財夢」，讓戲劇呈現上更有可看性。

同樣的，改編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時，從文本中理解到父母偏執於對子女的過度要求，我們透過科幻類型，將父母的偏執，轉化成不計代價也要得到真相的角色旅程。



吳曉樂 | 著·網路與書 | 出版  
(電視劇書衣版)

經改革後具有戲劇性的角色，可以安身於文本的議題並敘述屬於他們的故事，對我而言若能達到這個條件，也就能先擁有基本的架構和敘事條件。

文本可以是任何形式：小說、散文、劇本、報導、詩、新聞事件、歷史……，而無論其議題或時代背景，改編的另一個重要意義是如何映照當代：必須不斷反問自己，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個時代，說這個故事？

做為編劇，除了不斷挖深文本、從中延伸新芽之外，當然也可以反過來對文本提問、甚至從戲劇角度發動革命。

正向反向都是象限，唯有當劇本走得夠遠時，才有獨立存在的意義與價值。

#### 洪茲盈

小說家 / 編劇 / 廣告創意人 / 導演，著有《無愛練習》、《太陽照不到的地方》、《墟行者》、《沐沐吧沒關係》。曾二度榮獲林榮三文學獎（2007、2010）、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、府城文學獎首獎、吳濁流文藝獎兒童文學類首獎、BenQ 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二獎等獎。編劇作品為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系列影集（茉莉的最後一天）、《做工的人》（入圍金鐘迷你劇集編劇獎）、VR 動畫《紅尾巴》（獲安錫影展 VR 水晶獎）等作。